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待餘生著

第三冊

燕市積弊

劍膽簽題

燕市積弊

序

一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序

武進待餘生君 寄京多年 乃余少時之好友也 為人蘊藉 瀟灑 博
 學能文 並嫻長於音律 昔年奔走銓曹 不甚愜意 遂棄而之他 維
 新後 投身報界 秉筆政 所發議論 多滑稽東方一派 頗能感動中
 下社會一般人之心理 其所著燕市積弊一篇 言言中肯 事事如繪
 實足增吾人之閱歷 廣我輩之見聞 文詞淺近 義理甚深 自刊發於
 北京新報後 遠近各報爭為選錄 一時膾炙人口 至今稱道弗衰 適
 值本報廣續出版 同人飲於筵間 談及燕市積弊 為待餘生當時之傑
 作 若任其日久湮沒 不復見聞於社會 殊為可惜 故以再行刊錄
 以供同好焉 愛讀是篇者 自必歡喜無量矣 囑余為序 余欣然援筆
 書之

民國二年六月十五號即陰歷癸丑初夏五月十一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於京師宣武城南

燕市積弊

第三冊

飯莊子

待餘生

飯莊子跟厨行相表裏 沒有厨茶油三行 沒有飯莊子 所以他們用人 都得在口子上去叫 後來買賣越來越大啦 才有各抱各莊眼兒之說 凡了作兒 瞧寵的 都是本地人經管 慢慢兒油夥兒偷手藝 而今 才有山東人 但是這行買賣 向不一律 其中有個冷熱的分別 如早 年財盛館 文昌館 匯元堂 都為冷莊眼兒 除去團拜作壽唱戲之外 平日簡直的沒人 如現在外城的福隆 慶豐 天福 惠豐 同興 同豐 慶福 都叫熱莊眼兒 熱莊子之中也有分別 如用官席 總是 福隆惠豐同豐等處頂好 其餘菓便席兒 就屬慶豐同興 如內城的慶 和 同順 德豐 太昇 另是一個作法 要擱在城外頭 決計不行 要論各作各地道 也不算甚麼弊病 就是桌數兒一多 變出毛病 假

燕市積弊

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 著

如請個一兩桌客 或是叫他的外會 真是精緻飽滿 只要你一唱戲 立刻就大路活啦 不信去瞧 這桌賣頭兒就大 那桌賣頭兒就小 燴 蝦仁兒真能半碗稀湯 點心是挑樣兒顛奪着使 外帶著抽冷子就是涼 的 要說人客多呢 厨房人可也不少 缺少一人 他也不應 頂不講 理就是席票 只要一隔幾年 直彷彿白尋 打發出來不讓供菜 雖然 先給他錢 猶如欠情的一般 不信就取取看看 淨說不行

飯館子

本處的飯館子 向分三等 有大小中之別 如前門外早年的四大興 及現時的福興居 萬福居 斌陞樓 都算大飯館兒 如鼎和居 泰和 館 萬年居 百景樓 雙龍居等等 為小飯館兒 其餘如通聚館 富 源樓 同和館 致美齋 都為中飯館兒 這裏頭的弊病 比那行都多 吃飯的主兒 向係不肯問價兒(太貧)就聽他一算 永遠不駁 直衍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佛萬年全都沒錯兒 因而這些跑堂的 也就隨便說說（有櫃上開條兒的甚少）管保你進門 任甚麼沒吃 就得好幾吊 甚麼瓜子咧 花生咧 茶咧 水煙咧 紅紙片 請客咧 全都是錢 大飯館子官坐還得算賃 早先每間兩吊 近來不知道算多兒錢 一切湯湯水水回杓熟向沒準價兒 你再外買東西（如燒餅瓜果之類）更要加兩倍算（照例加一倍）多有不明白的秧子（即冤大頭）進門胡要（不在乎貴賤）只要不是他照例的文章 也得多算錢（如玉蘭片絲兒炒芽菜加火肉等物）只要這個菜不常做 就得櫃上去問 只要一問 萬不能少算錢 再遇見這個飯坐兒愛挑眼 更得叫他去宰啦（如嫌不好換換之類）饒叫他宰 還得多給燒煤（零錢）近來東西雖貴 倒是大中飯館子 較為公道 頂是那些小飯館兒 才是詛人呢 新近記者在某小飯館兒 要了兩個尋常菜 喝了四個半碗兒酒 共吃了十幾吊（不多）趕倒算賬的時候 還會使慳活 明擺着沒有值兩吊四的藥 他要算兩吊四 他又拉不下臉來

燕市積弊

二 京華新報 待餘生印

居然會把兩吊四分開 念成兩一吊二百錢 豈不是慳活嗎 這並非是一己之私 實在與你們生業有碍 眼看大中飯館兒 一天多似一天 小飯館再一味的詛人長價兒 恐怕有點兒不合局吧

茶館兒

北京中等以下的人 最講究上茶館兒 所以這個地方 茶館兒極多 這種買賣向分兩種 有江南茶社 有二暈鋪之說 如早年後門天匯以及外城的天主 裕順 高明遠 跟現在的廣泰 匯豐 同和 海豐 都為江南茶社 其餘如前門大街左右 都是二暈鋪居多 大茶館有搬壺（即頂大的銅壺）櫃上可帶南菓（即紅爐點心）不但不賣饅兒餅 外帶著炒來菜兒也不得 要是二暈鋪呢 不過櫃上帶點兒鹽水悶爐兒 窩兒薄脆蜂糕肉饅頭（萬不能賣鵝油方脯）沒有搬壺 還是不帶紅爐 今把二暈鋪暫擱勿論 單說說大茶館兒 萬萬不能長啦（關一個少一個）

請想是得多大的份子 多大的調費 前前後後 共是得多少人 在櫃上的人 得能瞧肉 撮米 打麪抹子(即可吐沫一捻瞧好歹)竈上跟餅麪案兒的賣頭兒大小 登時拉過來得瞧 或大或小 蹲上另做 輕者晚晌說話 重者就得下工 堂口兒各分各的零錢 竈上都有股分 早先茶錢可以保嚼穀(嚼碎賣飯乾賺)而今可有點兒不行啦 還其中也有兩個原因 一是飯館兒開的太多 不差甚麼 都不願意上茶館去吃飯(也不賤)一是煙館禁止 清茶館兒遍街 誰還肯奔馳多遠去喝茶呀 再者說 除了有大院兒地方 又不准有外堂(即是門口兒街上的走桌)作小買賣兒的 不能看著他的挑子担子 又是不合式 三下裏一湊 簡直的要玩兒完 論到這個行當兒 算是一種傻買賣 若非當初屏錢賤 誰肯拿那們些錢 作這宗冤哪 每見城裏頭的大茶館兒 動輒都用好幾百間房 竈上響杓 後堂都聽不見(多大地方)要依我愚見 或把他改成市場 或是佛照大觀賓宴等樓的作法 准比這個上算多多啦

燕市積弊

三

京華新報著 待餘生印

就苦於東家沒錢 又不肯招股兒 又是祖產不可擅動 那們您就慢慢耗着吧 嚶 多愚

黃酒鋪

黃酒出於浙江紹興府 故名紹興 其最著名之家 不過就是安定同 全城明 德潤徵 這幾處 其中也分京莊 外莊 別看都是一個地方 兒所出 實在東西不一樣 不用往遠裏說 就拿天津一比較 簡直的不能喝 據南邊人說 本地的黃酒 比別處的更壞 甚至於連顏色都差的多 反正是由製的時候兒 量道路之遠近 道路越遠 越得是好材料(不然 走不到地土就壞啦)早年是北通州往京裏來 再發給各鋪 要不然 乾菓子鋪的幌子上 為甚麼都寫照通發行呢 可是大莊總得說黃酒鋪 不論多大乾菓子鋪 也算是外行 都說黃酒鋪甚麼會作酒(由壞作好)其實沒那們八宗事 往外零賣對點兒 倒是有的 從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中的真弊病 就在改造兒 能把舊罈子舊泥頭整舊如新 單有這行手
藝人(早先是獨門兒 而今會的多啦)能把原字號的空罈子 從新刷灰
打印兒 上邊兒的泥頭用土做好 另打字號戳子(安定同還是安定同
德潤徵還是德潤徵)也不論花刀 中罈 大燈子 小酒兒 全都能做
先做得後灌酒 再去窺人(泥頭上打眼)一切絡子 耳子 包胡椒眼
兒 能够依然照舊 就便金華火腿 也能現包 凡疋劈子 虎皮葉子
都在茶葉鋪去買 (茶葉窺子)拆開拿水一泡 就使東村 誰要硬說
不對 叫他撫心自問 也許現在他們改良啦 哈哈 元同

戲館子

本地管著戲園子 叫戲館子 離開北京 都叫戲園子 並且本地叫作
聽戲 外省通叫看戲(是見外江派的好老 是只能看 萬不能聽啦)俗
語說百里不同風 先不必計較他 惟獨戲館子這行買賣 直是拿着銀

燕市積弊

四 京華新報 生印

碗討飯 好漢子不幹 賴漢子沒有那麼些個錢 在有五城的時候 各
館子的正面兒樓 直不能賣 淨得預備車轎班兒 甚至五城的小馬兒
都得應酬到了 一個挑眼 不景打架 就 擰茶壺 從打二十八年
天樂園開市以後 就顯出文明進步 後來又一上捐 這才算是真正
賣生意(早先直是播臺)前台各地 向來都有名目 甚麼東台 西台
南台 北台 (看是那們的場)三廳 三廊子 大墻 踏板 柱眼 小
池子兒 樓上左右正 分爲三面兒 靠正樓如不加官 可以買坐桌兒
堂裏有總巡 有散巡 攔門的是在門口兒(下堂 擺攤兒的 都得
給他們錢)各地有各地的賣座兒的 餘外還有個堂頭 每地多少桌
由一至十的算 加空 擡燈兒 現來現說 櫃上有坐賬(管銀錢出入
總數)有小買(淨管畫數兒 不管銀錢)堂裏如交現錢 單有管現錢的
(早先九四九二都有 近來銅子 不可知怎麼擺)票子銀錢要不一樣
堂裏頭就算合了式啦 票子臭 交票子 錢臭 交現錢 不論查的多

嚴 也是作弊 往往見賣座兒的 蹲在地下 在錢板上打算盤 就是合計怎麼搵錢哪 要偷上數兒 神仙也瞧不見 瞧想一千多人 焉能都還出去 只要有空子 就能張冠李戴 再遇見個楞兒 更得受他們指使啦(花錢買座兒)他硬敢報客 說了半天 還都不算病 頂大的病根子 就是座兒一多沒人管 給他票子 懶得找錢 假如三位五吊不找 六吊也不愛找 要是櫃上收茶錢 爽興你更不用喝茶啦 再一櫃上賣票 進去是沒人兒理 你拿著票轉磨 他們是旁若無人 記得前半月 我在文明戲園去聽戲 買得是散座兒票 一進門兒 真是男客滿坐 女眷如雲 喊了半天 也沒個人兒管 只好自己找個沒蒼蠅地方坐坐兒吧 拿了一個橙兒 加在下場的柱眼(就是斜對台柱) 喝立刻賣座兒的 都不答應啦(仗他的主權啦)他對我說 您要加橙 得按照次序(我不懂)總得先緊靠台柱(瞧不見)然後才能往外加(誠心作對)我只好對他說 你先儘著賣別人 我先站在這兒等著 多咱應該

燕市積弊

五 京華新報 待餘生印

加在我這兒 我再坐下 問的他無話可對 這才網開一面 幸又遇着熟人 才張羅了張羅 要是不遇着熟人 我真得甘受他們的氣 虧了是我 要是山楞 只好白給錢吧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多能事的園主 受這種影響的居多 凡是這路碎催 他一瞧見上座兒 他就脾氣大了 只顧他們窮搵 可不管人家萬金血本 爲的甚麼呀 以後再若開戲 這類毛病 大可以整頓整頓 因小失大 那個值的多呀

南果鋪

北京點心鋪 向分兩種 內城叫作滿洲饅餡鋪(可以帶鼻煙兒)有喜筵棹面 可不講賣龍鳳喜餅(如今也能對付着賣)外城叫南果鋪 可不帶奶油 按著老規矩說 許多不一樣地方兒 或內城有外城沒有 不然就是外城有 內城沒有 譬如中餡餡裏頭的南燒餅 以及茯苓夾餅 是內城應當沒有 要是切塊兒油糕 跟七炒(就是中菓裏頭的鍋餅片

兒)外城應當不賣他(而今也賣)這種買賣兒 原在櫃上管櫃上 紅爐管紅爐 櫃上不過打打蒲包兒 裝裝匣子 短甚麼跟後頭要 每天晚上一查点 都是甚麼賣缺啦 趕緊告訴紅爐上掌案兒的 在水牌上点个點兒 好預備甚麼 所做的饅饅名兒 還把他編成歌兒念 甜的歸甜的 鹹的歸鹹的 雞蛋的歸雞蛋的 酥的歸酥的 就以雞蛋的說吧 頭兩句就是(糟糕油(西洋糕)炒食套環兒雞蛋捲兒)就這們兩句 所有用雞蛋的東西 全都有啦(餘可類推)照櫃上說 原沒甚麼弊病 除去墊油紙是個腥架子 就是節令東西瞪著眼硬說沒啦(可惡)還有一個小毛病兒 不差甚麼的都不在意 不論中饅饅 大八件 他老給你燒三酥(核桃酥 蛋黃酥 到口酥)皆因這三酥 是又省工又省料 比賣別的饅饅利錢大的多 不信淨要棗花兒 捲酥太式餅 不是賣缺啦 就說您拿別的吧 這裏的事情多的很 咱們先說個大概 其餘紅爐裏的玩藝兒 咱們接着再說

燕市積弊

六

京華新報 待餘生印

紅 爐

饅饅舖的買賣 櫃上原沒手藝 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 裝匣子 打打蒲包子 所有的貨物 都歸紅爐做 不管多闊的饅饅舖 離開紅爐就 算不行(沒的賣)這種手藝 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 二十來吊 後來齊了曾子行(念杭)才掙個二兩來銀子(還得說掌案兒的)所用的材料 離不開白油蒸麪 有做酥的 有不做酥的 如芙蓉糕薩其馬等等 可不用小糖兒 都是自己炒料子 所以各樣糕點之外 直到南糖都歸這一行 這要一樣一樣兒的說 五天也說不了 而且滿打都說出來 也 沒甚麼毛病 總而言之 越細的越利大 輪到中饅饅中果 雙麻兒 套環兒 鹽水燒餅 也就沒多大方向啦 外行都說做的生 可也得分 甚麼東西 假如饅饅棹上所用的 大七星點子吧 不生決計攪不住 那要一熟 准得塌啦 其餘白皮兒的 大半都歸蒸麪 雖不能十分熟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萬也不至於吃了拉稀 惟獨有兩樣東西 實在我可不敢捧 一是茶食餠餅 一是缸爐 茶食的餠子 是甚嘛都有 甚麼碎餠餅渣子 剩貨呀 都往裏攪合 缸爐地道是擦案子麪 多階紅爐上 也不用沾(念展)布 都是零碎擦完了案子 往缸罈兒裏一扔 等到一發 就做缸爐 外帶著單掛一層皮 所爲漂亮 除此之外 倒沒別的

餠 餠 棹子

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 莫過於餠餅棹子 皆因這種東西 關乎滿洲的禮俗 遇著白事 不能不如此 這個意思 也就跟掛棹子差不多兒啦(同是廢物)所以內城的滿洲餠餅鋪才有呢 其中分多少節 有五節的 有七節的 甚麼十一節 頂多十三節(跟玲瓏塔一樣)有用花糕的 有用七星点子的 至好不過 叫作官三節 不論那路 向分頂子的好歹 貴的用鮮菓子(跟大蜜供頂兒同)有用大麪鮮的(賤)並有甚麼

燕市積弊

七

一京華新報著
一待餘生印

菓子麻柑兩捲兒的 餠餅不論好歹 棹套可得新鮮好看 未從要定之先 也得驗驗材料(彷彿轎圍子 單片兒)多少錢的圍子 若遇夏天有兩時候 餠餅鋪還得跟着去照應(怕髒了圍子)輪到價值 有十四兩有十六兩 有十八兩 還有二十多兩的 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 又不好吃(生的)也沒甚麼好看 不過大家看著 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自然好看)要按這種祭品 原不值那們大價兒 不知餠餅鋪裏 有個難處 凡是送餠餅桌子的主兒 必是爵尊位大 裏裏外外都得有花銷 假如你要是不給 也不跟你耍 可是你的傢伙 就別想拿出來啦 現在融合滿漢之際 這些個禮俗 都可以變通變通才好 一來去去滿漢的界限 二來大運動家 也可以省倆錢兒 豈不兩全其美嗎 就是餠餅鋪苦点兒

蒸鍋鋪

蒸鍋舖的買賣兒 發明最早 凡在北京開設的 全是山東人多 早先他門口兒 還擺着個斛食樓子(就是木頭做的小翻都城兒)遇有買斛食的(俗名施食餅)得架弄上那個玩藝的(兩家兒買 就趕不及啦)配合著彷彿透火熾 後來人越來越機靈 誰都不上那個當 所以近年這種樓子 算是消滅啦 並且這個買賣兒 切摹兒是真不少(似乎近於生意)他必得在窻戶上 或幌子上 寫點子戲齣兒 遠遠兒一看 直同前幾年彩票行一樣 也是紅一條兒 黃一條兒 上頭寫點子甚麼牧羊圈咧 四郎探母咧 轅門斬子咧 走馬荏諸葛咧 其實說的是江米人兒 並有個放生大桃商標 我可沒見誰做過(不開眼)頂不講理是外帶着質書 他那幾種書 不但名目特別 就是三國列國 也跟印板的不一樣 左不是施公案 彭公案 劉大人私訪 吳越春秋 馬錢龍走國 走鼓粘綿 直彷彿跟影戲又差不多 誰要愛看 非有押帳不質 真逼的窮老太太兒 把鉗子都摘下來 作了押帳啦(愛聽可沒法子)及至把書質了來 還得求人(好念哪)現在一切老媽媽例兒 未必不是這個東西傳染 就不必說他的壽桃 喜字餅兒 是甚麼分兩啦 核算這行買賣 沒一樣兒實在物兒 直頂年底下的饅首 都是對成兒 熟 開票一過三年 簡直不願意給 就是老本京派兒 叫他幾樣兒點心 還透点兒公道 噯 倒有一樣兒可取呀

切麪舖

這種買賣兒 也算一行苦手藝 在北京城裏開舖子的 分兩路人兒 一是山西 一是直隸 所用的切麪刀 式樣也不同 這種玩藝兒 除了麪次 分量小 總算沒多大利 每斤麪合計 不過四兩水之多 頂大的弊病 就有兩樣兒 一是壽禮的桃兒麪(說五斤只有三斤多)一是辦紅白大事的主兒用的多 本家兒越忙他慢慢兒的送 變法兒叫你開着鍋着急 不但山子軟 更不必說分兩啦 您想 厨子都等得眼藍啦

顧瞧分兩嗎 假如你要叫三十斤 他先來十五(還許够十三斤)再等你催得無可催 跑得無可跑 再給你來那十五斤(也就是十斤出點頭兒啦)在這種弊病 人人都知道 外帶著不用抬槓 一天不奏准度量衡一天也不行 還有一事 說起來更覺可笑 凡他們蓋麵的布兒 以及圍裙等 都是麵的口袋 好在近來一改銅子 還不跟麵鋪要錢串兒啦 餅案子那邊兒的毛病 改天再說吧

裱畫鋪

裱畫兒的手藝 以琉璃廠爲最高 向分蘇裱行裱兩種 蘇裱結實 行裱含糊 價錢也不一樣 要應人是甚麼裱兒 就是甚麼裱兒 從沒欺過人 所以裱畫兒 都講究琉璃廠手藝好 跟廊房頭條的畫一比較 可大大不同 頭條是取其賤 琉璃廠是取其好 所有托心子覆箔 都用綿連架連 一至拴桿兒的繻子 天地桿兒 軸頭兒的包首 提絆兒

燕市積弊

九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無一不實在 價錢雖貴 可比行裱強的多 近來紙價一貴 也出了弊病 凡以上所說 往往多用粉連 甚至於繻子用繩兒 包桿兒用印花洋布 空說無憑 有個証見 就看他接紙的搭口 就明白是粉連不是粉連啦 粉連又短又窄 萬不跟綿連架連一樣 這個槓還是萬不能拾 還有一節 新字畫與揭裱 以內行說 原沒甚麼多大的費事 可是每逢揭裱舊畫兒 他必要訛人 不是說您的字畫太好 揭壞了賠不起 就說過爛不容易揭 其實以新四尺對兒而論 南紙鋪才應二錢多銀子的手工 碰巧裱畫鋪倒許裱不了 不知這是怎麼個毛病

刻字鋪

刻字的手藝 本來甚苦 年歲或者或小的人 全都吃不成 每刻一板分兩道手 有伐刀挑刀的分別 伐刀管刮板 上樣 拉綫等事 把字的正面伐好 交給挑刀去挑 挑刀把反面兒挑得 外帶鏤空(就是沒

字的空格)亂先每百宋字才掙五百當十錢 頂好的手藝 才能了零碎兒(如名戳票板花信箋之類)反正也擲不了多少錢 早年有癩會試的時候兒 指著應點硃卷 刻刻闌墨 甚麼窟課喇 詩詞文集 混個嚼穀 再不然刻點子善書 也可賺倆錢兒吃飯 近來一維新 善書是沒人看啦(可看的也許多呢)又一興活字印刷機器 這行兒簡直的要糟糕 若論這種手藝 除去應大家的計聞 彷彿透着朦事 其餘並沒甚麼多大毛病 因為沒手病 才屬這行兒苦 細想中國的工藝 何日是個出頭 推原其故 凡是百工手藝 全不懂研究進步 以備抵制之法 就知道工人之子常為工 三代以上 還講究孫襲祖業 子受父訓 傳到而今 雖為師徒的名分 一般頑固老師傅 還是有點兒古風

漆鋪

北京的漆鋪 大半都是山西買賣 也不論生吧 熟吧 龍罩吧 退光

燕市積弊

十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吧 反正都有行市管著 以貨作價 物值所值 公平交易 並沒甚麼格外的毛病 至於賤買貴賣 原是商業的本等 市面兒萬沒個賠本兒 賺吆喝的 就說前門外 廊房頭條 大柵欄兒 觀音寺兒一帶 都是老字號 就有一樣兒 不知道是誰給留的規矩 凡是自己買漆 僱人漆壽木 油漆匠必要往手裏繞對發票 細一打聽 趕到漆完之後 按照發票上的斤數 能够往回找錢(跟銀花紙一樣)還有個名兒 叫作找續兒 雖說不算甚麼大毛病 究竟算是那道買賣規矩哪 嘔 是嘍 為的是油漆匠讓本家兒 好在他那兒買 也倒是個主意

喜轎鋪

中國舊俗 凡婚姻嫁娶 必用喜轎 早年有洋轎 官轎 星星官之名 近來窮極奢華 越講究越闊 又興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 一切 旗纓傘扇 都遍鑲玻璃鏡兒 直頂到抬轎的人夫 都要普立見新 如

遇賃用之家 可分兩等賃法 其中有飛來號 字號舖兒之說 字號舖兒價錢雖大 可透著齊整 飛來號亂無秩序 可是省錢 然既圖省錢 自不能求全責備 就以字號舖兒說 而今也怕日子太忙 向來這個買賣 要忙是忙個死 要閒是閒個死 俗言說得好 吹鼓手命窮 好日子多(重念崇) 現在一立教養工廠 游民習藝所 貧民院等等 真要這行兒的命 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 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 也搭着因事所傷 開得字號舖兒也生出弊病 居然也會八面鼓裏 倒塞上五隻牛(不會打充數兒的鼓手叫作牛)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 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同同 清音是一管笛掌紅 那一管湊合事 有當沒七鉞 還往腰子上鑿 扛著肅靜 帶着清道 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 向來本家兒是忙 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 娶送親的是外親友 誰肯去招這宗說呀 日前有個朋友娶親 更不像事啦 應為零人趕夥 差一點兒開的掌上燈(預先說明的 不願意就散)要照這麼一瞧 往後內外城貧

燕市積弊

十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民院再一多立 還不定得怎麼着急哪 按這類舊俗 一時既難驟改 就得想變通的法子才好 若由公家發給寒人執照 大可以明定章程 窮人亦可得点兒實惠 多幾百 省得叫他們由性兒賺人的錢(零人頭兒 單有一筆錢)現在大宛兩縣 既不抓民夫應差 可以把這項空頭 補助各局所的窮人用費 凡一切官差 貼補各處口子 以及對成賺賬 全都是錢 若以每年紅白事而論 實在不少 除去抬夫有行當兒的人多掙 其餘的窮人 實在的可憐 嚶 盼着中國沒零人就好啦 可不知得等到何年呢

槓房

槓房的營生兒 跟喜轎鋪相等 可是比較起來 槓房的價值稍廉 假如八抬官轎 二十四槓 人數兒自是差遠啦 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旛傘兒 不信去講 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 也搭着抬轎抬槓 掙項

不一樣 還是出殯那天都可 娶媳婦是要三堆兒(好日子)要說起城裏城外的作法 向來是兩樣兒 彼此把界線 守了個很嚴 城裏頭橫房 不置城外頭的口兒 城外頭橫房 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 偶有出城的 亦不過恒裕等號 稍不靈通的字號 不能出城(日子錢麻煩)這宗買賣 越跟他講大殯 越沒甚麼弊病(除去經手人勾着使錢)勢派兒越小 越出毛病 以外城十六橫 加喪鼓鑼鼓官鼓大號 呼爲乾三件兒 到了城裏 即是兩根曲擔 影日傘小橋兒的一般(滿漢的禮俗)就以乾三件兒說罷 有個照例的弊病 不差甚麼 不大留神 靈一出堂 向來十翻兒是不打堂鼓 打堂鼓的人 趕喪鼓的大鈸哪 及至起槓之後 這才響堂鼓 喪鼓那邊兒 就剩了三個人啦 說到大殯 驗材料(就是照軟片)向例是玩兒手彩兒 用綠包袱一襯 還得等晴天 先拿七個舊的一頂 然後叫你瞧新的(二十多水兒啦)用陽光兒一照 金黃黃彷彿不賴 可有一節 棺罩只准照堵頭兒大扇(就是前後左右的豎扇

燕市積弊

十二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兒) 棺罩大頂萬不能叫你瞧(早爛啦)按棺罩一說 出自外行之口 本行沒有棺罩之說 四個龍頭叫通棺 金頂叫火燄兒 頂架叫姑奶 底坐兒叫欄杆 加上大扇兒堵頭兒大頂 就是棺罩 其餘就是大棍拾竿兒啦 頂不講理就是零項 甚麼鑼封尺封兒 登坑下罐兒 看執事飯錢 槓夫的加錢 簡直的是朦人 再遇見外路人寄京 更不像話啦 真瞧見過 按着人頭數兒 講銀子的(每人幾錢)不論怎麼說 一過天橋算完事 只管活人好看 不管死鬼無益 而今日進浮華 越鬧越不像啦 甚至有二三兩的棺材 花四五十兩槓錢的 多愚

壽衣鋪

哄神賺鬼的買賣 莫過於壽衣鋪 所賣的物品 雖是真的 也跟冥衣差不多 甚麼陀羅經被咧 如意花壽枕咧 男子的靴帽朝服咧 女子的檀香首飾咧 衣裙襪子一概俱全 這行買賣兒 大半出於外行所幹

(半壁街才是內行哪)不是江湖之輩 就是市儈之徒 沒事弄倆錢兒 或在家 或設鋪兒 淨窻外路到兒 弄點子破綢片子 爛衣裳面子 用醬子一糊 就賣大包的銀子 其實他一無手藝 二不會做 就仗着 跟半壁街去穿換 這面兒賣現錢 那面兒是賒賬 甚麼東大院兒咧 西大院兒咧 多借打起來 多借算完 論他的真本兒 原沒多少 可 是你甚麼 他有甚麼(現拿去)所以能够賺人的地方兒 就在吃過牽 兒(熟人)假如這家兒死了個人 或是不肯穿舊的(新的還不如舊的)或 是指事辦事 哭哭啼啼 兩眼都急藍的時候兒 他們可就發財啦 只 要中人可靠 拿了就走(稍不可靠他也不賒)東西是穿上啦 反正是不 能脫 及至事情辦完 聽價兒罷 好幾十兩 不但不叫還價兒 還要 市平滿錢 孝子只可忍了肚子疼 中人鬧個對不住孝子 推究起來就 叫夾贖人 按這類事 不能淨說他們冤人 總由於迷信所致 雖說不 能叫死人光眼子 大可以有甚麼穿甚麼 往往真有頂好的衣裳不穿

燕市積弊

十三

京華新報 待餘生 著

(嫌舊又有帶子鈕子)偏去買這宗醬子貨 彷彿要不穿壽衣 有點兒缺 點似的 不知新的比起舊的來 比舊的還舊 最可嘆的是 死人講究 了一輩子 臨危鬧個肥大款式 你說 現在對眼光兒 誰說也不行

陰 陽

陰陽呼爲二宅 又名堪輿 專會尋龍点穴 建宅安塋 甚麼先天八卦 咧 後天八卦咧 東四宅咧 西四宅咧 反正是迷信求財的居多 大 率以乾坤兌艮爲西 坎離巽震爲東 再拿人的命宮一核計 就能叫人 發財致富 其實要睜開倆眼 一毫正營業沒有 不論多好的宅宮 還 是得受窮 說到看地呢 自古就有甚麼青鳥之術 未從塋葬 必須先 得看看坎地如何 即便舊坎地 都得瞧瞧山向 甚麼壬山丙咧 癸山 丁咧 由性兒一造魔 如要不靈驗呢 又說塋地不如心地 所以不差 甚麼的人 都不明白這層(越講究主兒越迷信)往往出大城 見許多石

人石馬 坍塌倒壞 沒人兒管 大概許是當初沒看 不然怎麼會後輩
沒人兒哪(真愚)如以上所說 還是出在本人願意 受冤不受冤 人人
都有自主的權衡 惟獨這批殃榜 可把人賺苦啦 不論誰家死人 萬
也離不開他 按二宅開殃書 原為調查死者 有無別項情弊(未必懂)
稍有不對 就可直接報官 由這一來 可就生出枝葉啦 聽賊 甚麼
殃高一丈幾咧 往那方散之大吉咧 又甚麼忌虎猴蛇猪咧 龍狗牛羊
咧 好在還有個親人不忘 要是一概全忘 老家兒入殮的時候 孝子
就得沒影兒 頂大的熊人 就在一個火字兒 只要瞧見你的勢派兒一
大 准得犯火七(能破)如果窮的剩了一桌一禪的主兒 甚麼也就不犯
啦 饒那們 他臨走還叫多小心呢 近來一改辦警察 種種行業大漲
價 平常人家 都是四五吊的要錢(早先隨便)再加上淨宅 那更合式
啦 真正拿手 就叫冤人

和尚戲

燕市積弊

十四

一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和尚為三教之一 而且清淨法身皈依三寶 所以稱為上人 遇有塵世
間死亡的事 發大慈悲心 碎經超度衆生 使死者得以往生淨土 阿
彌陀佛 這是多大的功德 就是我們封點兒香資 供養供養 也不敢
說是買賣 無如近來一穿好形頭 一擺綉切模兒 念上經偷工減料
隨着眼撒開了要錢 並且拿錢去養活內掌櫃的 可不能不算買賣生意
啦 既是買賣生意 就只好叫作和尚戲吧 就算是迷信 都不大通情
理啦 按接三放盞口一事 以迷信說 應當在戌亥二刻 才算是這天
的事 溜溜的放到天亮 豈非是四天啦 而且瑜珈盞口 向分南北兩
種 唱的腔調亦不相同 後來七個和尚之中 有會南的 就有會北的
所以才擠出南北混的腔兒來 即如菩薩托兒吧(就是某某菩薩摩訶
薩)南的有過七星兒(鑼鼓点兒)北的沒有過七星兒 而今菩薩托兒六
句讚兒(楊枝淨水遍灑三千之類)都念南的盞口 可又放北的 還外帶
著明明寫着三稱 忙了硬念兩翻兒 在早年接三 都講究楞嚴咒 大

悲咒 心經 要祭二回靈 而今就三大悲十小咒兒 往生咒啦 關家靈前還祭兩次 窮家兒一回就完 要說到零錢 不論窮富 可是一概而論 亂後這一長行市 可稱孩兒大如娘 就拿七衆晝夜經說吧 鋪排早晚飯錢 鎮壇星斗錢 交湯錢 紅綠布 四對墩燭 兩對雙包 六分錢糧 爐食餈餈 香斗的老米 九分兒襯錢(照例雙份兒)臨走的挑兒錢(晚上照樣一份)還得加散花兒解結的錢(銅子不能穿線稍受點兒影響)早晌的點心 夜裏下臺面(就苦了晌午的糖餅啦老提倡不開)淨零錢先得七八十吊 戲價錢還得單說 頂不講理 是花錢叫的買賣生意 就當給人家好好兒的唱 那知道荒腔走板帶馬前 還硬叫喪家給他們磕頭(早年不爭價兒的舊例)不信大家留神 蹶口唱到啟告十房一切諸佛的地方 應當大衆默念心經一卷 叫他們撫心自問 准是吃煙灰丸的時候 要是闖家總得歇兩刻 窮家兒不過一分鐘 由此看來這行買賣弊病够多麼大 凡稍有普通知識的主兒 大可以斟酌斟酌

樂市積弊

十五

京華新報附
待餘生著

若嫌辦事不熱鬧呢 莫若唱別的玩藝兒 若怕叫親友們看著圖省錢呢 何妨提出這筆款項 作為亡人的遺捐 登在報上 够多麼好看 豈非一舉兩得 噯 就怕說亡人得不了好處 那就沒法兒說啦

小人兒行(念行)

北京漢人出殯 有種喪鼓鑼鼓 名爲小人兒行 配上官鼓大號 就叫乾三件兒 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 都得要他 彷彿滿洲所用 兩根門簾 八根兒曲據 一把映日傘 一乘小轎兒似的 往往三半堂兒裏 也有用小人兒行的 不過顯著貧的慌 這個買賣兒 北京還是獨行 別處兒還沒有 只要槓房一傳 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 按規矩說 喪鼓這班兒 是十一個人 四傘(代宵鼓)鸚鵡 功布 四個人打鼓 一個人打鈸 那班兒十翻兒 應當七個人(不算抬鼓的)單皮堂鼓 大小鑼兒 七鈸 水鈸 挑子 衣裳有新有舊 價錢也有高低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早先傳一份 有十四吊的 就有十六吊的（現在可摸不清啦）這從中有一點兒毛病 不信見著乾三件兒 你就留神 永遠是喪鼓子裏打大鼓的趕堂鼓 就在出堂的那會兒 才現形兒哪 頭兒一打喪鼓子大鼓 十翻兒那邊兒的堂鼓沒人管啦 不然怎麼淨吵椰子穗兒呢 就是（倉七不見倉七合倉一七合倉）

綢片兒

京城街面兒上的生意 無奇不有 千變萬化 叫你防不勝防 別說外路人兒 就是北京的土著 往往都得上當 再要是大大咧咧 不留神的主兒 那更不用說啦 我待餘生 一無經濟 二無學問 准對於社會上的弊病 牛平專愛打聽 雖不敢說 羅掘無遺 也得個八九 只要敢說的事 絕不能花脖子（似懂不懂）偶有一時疎神 作弊的人以為抓住理啦 假如說他儉吧 橫儉 豎儉 反正他是儉 本地有

燕市積弊

十六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種訛傳的弊病 人人都以為是 其實叫本行裏一聽 直笑掉了大牙 即如說人家鐘表舖 偷換東西 的確叫外行話 不想偷換下來 實作甚麼 就便這個表 值一百塊錢 拆下那件兒輪子來 也不值倆大滿打值錢 可往那兒安呢 並且要說市上的真弊 還得存個德字兒 就說現時街上的怯相（就是外來一家大小 跪在地下磕頭的）明是生意 何必跟他作對 都是假的 磕頭總是真的呀 你樂意給 就給不樂意 許不給 一定要把他門子說破 撫心自問 還能有人心嗎 可有一節 凡有害於人的弊病 都要抖露抖露 一日不死 一日就要說說 閑言少叙 書歸正傳 題目既叫綢片兒 也是街面兒上一種生意 不在土地廟 就在花兒市 時常也在前門大街 這個生意 多半是女夥計 弄個包袱一鋪 就賣起活兒來 甚麼襖片兒咧 褲片兒 襖包咧 各色各樣兒 不但瞧着顏色鮮明 拿到手裏也有分兩 不是洋綢 就是摹本甯綢（甯綢還不多見皆因不好染）他們的作法 是把

小東綢兒 或是繒舊的衣裳片兒 用粉醬子一洗 外帶著在醬子裏對顏色 品藍哪 雪青啊 就是沒湖色（染不了） 曬乾了一平 拿到街上去窺人 空子一瞧 又鼓勵 又厚賞 價錢又不貴 買到家裏 配上裏兒 趕緊找裁縫 及至做得了一穿 很覺著窮人美 哈哈 頭天穿回來先起毛兒 第二天就是一片大窟窿 自己想著 還有點兒納悶兒哪 細一打聽 歡蹦蹦跳跳的活人 他就穿上裝裏啦 也有個便宜賤

舊木器

北京街面兒上 有種賣舊木器的 也算一行兒生意 或是出攤兒 或是用打鼓兒挑子挑著 上頭還插著個草標兒（中國普通賣物的標記） 叫空 念控子一瞧 彷彿由住人家兒現買出來似的 不論茶几兒柈橙兒 錢櫃 炕棹兒 都是紅赤鮮鮮 也有單層桐油的 就有打點子蠟

燕市積弊

十七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的 反正是窟窿大 大窟窿的破東西 用膩子抹鼓出來的 你要一圖便宜 就算上了當啦 使不了多少日子 立刻就現原形 就有一樣兒苦 新棹椅舖不管漆 乾沒法子 要是再管刮曝見新重漆一回 那簡直的瞧不出來啦 奉告旅京的外鄉諸君 不論買甚麼東西 總上字號舖兒 凡北京城街面兒的玩藝兒 只要一瞧著賤 就算掉在他們網兜兒裏啦

取巧

北京無論大小買賣兒 全都有個取巧的毛病 其實便宜不了多少 就是不能免俗 若要一樣一樣兒的細說 一天絕說不盡 僅就人所共知的 大概說說 以前清國粹補服而論 無論扎拉扣繡 納絨平金 只能購補子的粗細 不能購品級好歹 不信你買妥了看 他那個品級比補子粗多啦（不是活的 可沒法子） 又如磁茶壺吧 向來買壺的

時候兒 淨挑壺 老不賺蓋兒 (向來用紙塞着) 及至買到家一瞧 蓋兒准比壺粗的多 就便辦素事的主兒 在盛頭鋪買個布旛兒 都有這個病 別看旛兒細 趕到一拿杆兒 就管涼不管酸啦 頂不要緊的東西 也是照樣兒 不怕給小孩子買個免兒爺 後給的 用跟手 准是粗的 諸如此類 就怕坐靜了一想 請想我說的 到底是這麼回事 情 沒這麼回事呢 就事論事 都得按著公理 硬要瞪着眼抬槓 那算是不行 哈哈

煤油

煤油這種東西 中國向來沒有 後由外國格物出來 才運入中國 目下我國極力研究 亦覺進步 不然日用必需 豈非絕大的漏卮 無奈我們商界 不圖競爭 僅往小處着眼 饒給人家錯貨 還幹些個鬼鬼祟祟的小事情 若論煤油 牌號雖多 大半以怡和 榮光 老鐵貓牌

燕市積弊

十八

京華新報印待餘生著

兒 美孚為可用 盛(念成)貯玻璃器內 其色較藍 近來有等小洋貨鋪兒 專買好牌號的舊煤油桶 上東便門兒外頭去灌 然後把他封好 瞞著眼窺人 要說同是煤油 不過稍次 也不算多大毛病 但是是一件 你要打算點打氣的紗罩兒燈 可是萬萬的不行 所以舊煤油桶行市極大 越帶原蓋兒的價錢 嚶 賣吧

私酒

燒酒原是燒窩所造 怎麼會有官有私 就在上稅不上稅 稅就是官的 不上稅就算私酒 這種東西 並非人生必需之品 國稅又可以隨便加增 既碍着大宗的國課 不能不認真啦 所以稅務對於燒酒一項 格外注重 不時明查暗訪 緝捕嚴拿 無如這類人兒相沿已久 專以私販為生業 一日不幹 不能生活 是以拿著資本 以身試法 任你怎麼辦 總也沒斷了這行人 甚至常有拒捕之事 豈非把性命都豁

出嗎 想這行買賣兒 大半都無業窮人 每用尿泡背個三十斤 二十斤的 賺倆錢兒養生 若果一網打盡 亦不遠流為盜賊 近來拿辦雖嚴 街市上反到改裝酒饗 明出大賣的扛著啦 總而言之 既謀公共生存 就不能不維持人的養生之道 凡有愚而無知的事 都得設法疏通 就以私酒而論 不由燒窩想塞源之法 萬萬不好辦 與其殺人償命 曷若不准人帶刀呢

魚

魚行買賣 向來有帖 歸順天府所管 客人來賣 經紀得拿用錢 各落各店 也有應交的官項 雖說是個買賣兒 敢情還有人專吃經紀 聽說三年兩頭兒 直隸藩司衙門 要查一回帖 應名兒是給換 其實就要錢 按大小帖主人頭份兒 有幾十兩的 有十兩八兩的 還有兩兒八錢的 說到賣魚的 歸行份兒 這項人專以要謊為能 一條鯽

燕市積弊

十九

京華新報印

瓜兒大的鯉魚 張一嘴兒就要十八吊 (一條嗎 一條哇) 假如你給他五吊 他能够賭氣子搶過來 往盆裏一扔 你要再問他倒是賣不賣 他叫你上別處 打聽打聽再買吧 恁一看這種神氣 再給他添上一吊 他爽興不理你啦 多俗你不要啦 他才說拿了去吧 噴是 賠兩吊 (屈心) 要是活魚 管保還能給你換小的 你要說不是那條 他管保叫你自己去挑 (早擱在懷裏啦) 近來黃花海鯽灌粉子 倒沒那個事啦 可是活魚裏頭 單有一種活漂兒 (死魚會張嘴兒的 叫活漂兒) 小飯館子的溜魚片兒常用 (發老) 他們本行有坎兒 說的不錯 協王霸離宮 終久大窟窿

饅頭

北京賣饅頭的 向分兩種 有軟麪饅頭 硬麪饅頭的分別 軟麪饅頭 是在蒸鍋鋪賣 捏出個尖兒來 點上個紅點兒 就叫壽桃 不但

够分兩 而且連對成熟也沒有 淨爲生日滿月好去冤人 到了年底更生更小啦 核計起來總得一吊多一斤 要說硬麵饅頭 有作房 都是南冀州人所幹 背著筐子下街吆喝 每斤麵不過用四兩水 比較蒸鍋鋪雖粗 可是公道些 惟有一樣實在可恨 他那饅頭簸箕兒上 老不拴繩兒 買饅頭的主兒 見沒繩兒可鉤 自然就不必找秤啦 只好給多少是多少吧

餅

餅這種東西 原是不去棹面兒的一種食物 所以賣力氣的苦人 見了他都親 一動兒就講究甚麼裡頭有餅 不信就是一棹便席 把他舉上去 也分外難照 不然早先的大飯館子 都沒餅案兒 (近來有添上去的) 凡帶餅的飯舖兒 也不過賣點兒豬八樣兒 甚麼小碟兒爆羊肉 寬汁兒啦 再不然就是二輩舖裏帶 大茶館子沒有大餅 只有清油家

燕市積弊

二十

京華新報印
待錄生著

常(做缸子餅的鍋(念稱)上沒處兒烙) 輪到街面兒上 除了擺攤兒之外 就得說切麵舖 專用餅麪 (紅麥子多) 賣餅帶賠油 可是這們說 每斤麪 總合着九兩多重 細一核計 是麪賣多兒錢 水也賣多兒錢 按理說 給個十六兩的分量 總說得下去啦吧 哈哈 不但不够 外帶着越烙的張兒多 越吃虧 假如一斤烙兩張 熟著够十五兩 (壞了可就少啦) 你要四張 就十二兩多啦 要烙薄餅 簡直的我沒法算啦 再一烙帶餡子的 (如同頭 肉餅 支油糖之類) 您就別言語啦 要是大點兒的字號還好 要再遇見窮餅舖 抽冷子還要賺你的作料兒 不然切葱的簪子刀 老擱在裏頭呢 大概也許人家怕丟吧

酥花兒

北京外城 管著油果子叫酥花兒 內城叫油炸鬼 外省有叫果子的 有叫油條的 這種吃食 到處都有 內中的材料 離不開 礬 鹹

鹽 每斤麵 有攔三錢的時候 有攔二錢五的月令 按照春秋四季 得料配合宜 按說都得用香油 才能算對 誰知這麼點兒玩藝兒 也有毛病 早先對假 是用河油 (就是大糟油) 而今連河油都嫌不上算啦 弄點子雜類古董 胡往裏一攪 要瞧這個弊病 最容易試驗 只要拿開水一泡 味兒就出來 不然粥舖的藤花兒 老顯著小呢 皆因泡粥吃 非香油不行 其實要吃藤花兒 不必論個兒 不怕就是一點兒 好吃就行 不知個兒越小 利錢越小 假如一斤麵要炸二百 您想想得用多少油 譬如一斤麵炸一個大餅 管保二兩油就够啦 力笨兒打不過這個算盤來 老說個兒小吃虧 可見大小買賣兒 都是一理 甯可賣給眞力笨兒 千萬別賣給假行家

剃頭棚兒

剃頭這行手藝 稱爲不工小商 怎麼講呢 要說他是工吧 沒有甚麼

燕市積弊

二十一 京華新報印
一待餉生著

製造品可售 說他是商吧 又不買賣甚麼東西 當初本是官差 所以沒有准價錢 不定剃的多疼 這才偏出酒錢來 (頭錢就是酒錢) 而今頭錢之外 又給山兒錢 向來沒有舖子 不過湊幾副挑兒 搭個布帳子 故名剃頭棚兒 (現時天橋一帶就是) 不然暗坎兒用溜月汪齋中 申與張愛居呢 (江湖) 這行兒人姑無論手藝好歹 有一頂大的毛病 就是沒活愛衝盹兒 有活話就多 只要一給人搭上那條手巾 立刻他也不困啦 聽賊 南天北地 苦這們一說 甚麼北邊兒快來一隻雞啦 雞來了就要吃蛆啦 (區同音) 諸如此類 實在說不盡 你越忙着有事 他越慢條斯理兒的不忙 而且各種謠言 多由這們傳染 細想與社會風俗 很有點兒關係 惟獨他們那祖師會 辦的可真不錯 除去迷信之外 很有點兒自治的規矩 別瞧每人五天一個銅子兒 敢情實心任事 就能辦好多事情 大工商家 能不愧死

剃頭挑兒

北京整容行 原是個窮手藝 由打庚子以後 很是開通 如早先上國民捐 辦羅祖會 立養病院 捨本行的棺材 調和詞訟等事 都含有一種自治的性質 雖說每五天所捐無幾 也格不住集腋成裘 城裏關外 直到現在並不鬆懈 這行手藝人 除去愛說閒話兒之外 到沒甚麼毛病 惟獨下街的剃頭挑兒 (可也在會) 另是一個作法 雖然也有本京人 究竟不多 大半挑挑兒的 那出在寶坻縣 到了京裏 大家湊在一塊住鍋伙兒 每日在街上 甚麼人兒都剃 那股子氣味 就不用提啦 手藝好歹 那還能求全責備嗎 既打算省錢 也就不能挑剔啦 從中他有兩種特色 我不說諸位許不知道 只要說出來 誰也明白 頭一樣兒 水刷子老是轉遭兒一抹 刮完了前頭 後頭早乾啦 (不刷二回) 第二樣兒 是先頭的時候兒 永遠把人脖子一把兒一捏 外帶著手還滾燙 凡是北京手藝 可沒這兩說 按說呢 可不算舞弊作鬼兒 無奈既叫人不好受 也算一個大毛病

樂戶捐

樂戶一項 在警察上取締 並不算甚麼營業 因其性質關於風俗 不得不叫他們上捐 原仿照外國公娼之義 若不如是辦 恐實際上必多密賣淫之人 所以公家才俯就從權 認爲保護 畫出一定的處所 額設若干家 不准加增 有此一說 其中又生出弊竇 每遇歇業之樂戶 都拿捐票賣錢 近聞伊等倒一張捐票 都要千八百兩 不想爲一時體恤 反倒叫他們把持生財啦 此事雖非買賣 也算一行生業 既有弊病 不得不略徵說說 按樂戶捐票 如有歇業之家 應限日期到局呈繳 限內可以轉讓別人 限外即行註銷 更不得居爲奇貨 隨便託人 方爲正當辦法 執事諸公 大概早有方針

(已完)

